

绣出未来

文 / 钱中丽

《绣虎少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新作，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为背景，讲述了患有小儿麻痹症、肢体残障的少年梓屹成为湘绣艺人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百年湘绣的故事。

梓屹从两岁患病一直到五岁，幼年时期经过多次矫正手术和无数次康复训练才勉强能够站立，由于不能多走路，直到九岁时才入学。作为一个残障少年，他需要面对残障带来的病痛和不便，读书时被同学嘲笑，因被比作蜗牛和螃蟹而难过；初中时住在外婆家，表弟和镇上孩子模仿他瘸腿走路的样子，齐声喊他“跛子”让他倍感屈辱……这些打击让他感到自卑和绝望，时常使他陷于一个又一个负面的情绪、联想和行为中：堂哥的作文《热闹的运动会上》获奖，他心里有一种本能的不舒服，故作轻蔑地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因小伙伴们看到了自己残疾的右脚而认为自己“不仅丢了自己的丑，也丢了姐姐的丑，伤了姐姐的心”；偏心的外婆对他不公正的管教责打让他差点投河轻生；高中女同学的闲言使他对好友产生隔阂等。但是，梓屹最终克服了内心的自卑、脆弱、敏感、孤傲与挣扎，勇敢地面对身体缺憾，努力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湘绣艺人。

梓屹的成长有赖于身边人对他的关爱：父母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村里的张医生在他因同学将其比作蜗牛和螃蟹而逃学时给予他积极的鼓励和安慰；老师们对他的艺术才能极力培养，为他提供学习机会；关爱他的同学用真诚的话语和行为解开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也解开了他的自卑情结……所有这些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他的心灵。

梓屹的成长也有赖于对自身的关爱，他心怀梦想，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小学时为班级出的黑板报他几乎每次都是学校的第一名；初中时他能够为奶奶画出红薯花的绣花图案；高中时他坚持参加美术兴趣班，并决定高考走艺考这条路；高考后他到湘绣研究所参加社会实践，同湘绣传承人凤云师傅学习绣虎；大学时他选择湘绣专业，其湘绣作品《稚君》中所绣的小老虎栩栩如生，该作品入选了全国大学生工艺美术作品展，并获得银奖。他坚持对湘绣的热爱，用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品为自己绣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正如作家在书后封底中所说的那样：“倘若人生缺憾不可避免，你仍然可以为自己绣出一个未来。”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起起落落。20世纪30年代，长沙市内的绣庄有四十多家，绣工有一万五千多名；1933年，湘绣在当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赢得了“誉满全球”的美誉；1938年文夕大火，几乎烧光了长沙城所有的绣品；1944年长沙沦陷，湘绣再次被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湘绣研究所，其绣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广交会等重大场合中获得极大成功；2006年，湘绣顺利通过国家审核，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读完作品，我想说，《绣虎少年》不仅在写残障少年和湘绣，也在写时代和人生。作家将梓屹成长的故事放在这百年湘绣兴衰的历史背景中，放在这波壮阔的百年中国画卷中。

梓屹的奶奶出身湘绣世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奶奶的家人在逃难中离世，她儿时被梓屹的太奶奶收养。奶奶童年经历的背后是一段山河破碎、湘绣被毁的历史。在奶奶的影响下，腿脚不方便的少年梓屹渐渐喜欢上了湘绣。他很早就从奶奶抽屉里的圆形绷子、绣线、绣花针、顶针等绣花工具中认识湘绣，小学时就已经将奶奶抽屉里《手工刺绣图样100》的一幅幅图样全部描摹下来。可以说，奶奶是他的启蒙老师。

当然，梓屹的成长也离不开当地湘绣师傅对他的栽培，2006年湘绣顺利通过国家审核，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梓屹成为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化遗产的新一代接班人。作家正是以笔为绣针，以细腻的笔锋展现了绣虎少年梓屹的成长和美好未来，绣出了百年湘绣的时代变迁和沧桑。

如雪的雪莲花

文 / 刘群华

有羌人的地方有牦牛，有牦牛的地方有雪山，有雪山的地方就有如雪的雪莲花。

在牛尾寨外的街市上，一个羌族女人戴着一顶狗头帽，正热情地叫卖雪莲花。风从岷江的浮冰上来，从绳桥上刮过。女人脸颊如红高粱一般鲜艳，见我路过，喊住了我，买雪莲花吧！

我蹲下了身子，看着已经枯黄的雪莲花沉睡在羌族女人的篮子里，像一只僵硬的蚕蛹。女人故意扬了扬雪莲花，上面还沾有不少泥土，显得是刚采摘回来的样子。

其实，我见过雪山上鲜活的雪莲。一次，得儿哥带我进山，一只牦牛上坡时不小心瘸了腿。该死的陡坡！得儿哥说。我知道，瘸了腿的牦牛需要雪莲花治疗。我们骑上快马，在雪山上行走，一丛丛的灌木、青苔生长得根深蒂固，尤其零乱的几朵松茸，焕发着斑斓的光彩。

雪莲花生于雪山石砾之中，贫瘠的土壤让它绽放出长长的青白长叶和黄色花蕊。花蕊一旦成熟结籽，种子就像蒲公英一样长了翅膀，在风里飞翔。雪山高耸入云，常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发出发耀眼的光芒。得儿哥一路匍匐，背影如墨，不时被薄雾笼罩。不一会，雾又被寒风吹散了，他的身子在雾中起起伏伏。当发现了一株雪莲花，他祈祷似的靠近，用眼睛细细端详，然后小心地分离它的叶子。雪莲花非常脆弱，撷取时要绝对小心，稍一分心就折断了。得儿哥手举一株鲜亮的雪莲，它被阳光染红，叶子在风中摇曳。吱呀在唱的山雀，在雪山上忽飞忽停，自由自在地阅览白雪、岷江、羌寨。

得儿哥把雪莲花捣烂如泥，敷在牦牛的患处，用长布条绑扎。雪莲花在牦牛身上发出细密的声音，如雪粒清脆地坠落，似乎沁入肌肤毛孔的绿汁，在涌动，在聚集，接着又散开了。“雪莲花能清火败毒祛瘀”得儿哥喃喃道。不一会，瘸腿牦牛渐渐恢复。

后来在一个叫马儿驮的小地方，我偶遇了另一株雪莲花。那天，得儿哥骑马串访问在一片草地的巴贝。他放牧了三百多只牦牛。这一次见巴贝，是他的一只母牦牛刚产小牦牛，身子虚，四肢乏力，食欲下降了，让得儿哥送一株雪莲花给他。得儿哥告诉巴贝，不远的雪山上还有雪莲花。

巴贝人懒，不愿上山，得儿哥没办法，牵着我的手往雪山跑。俩人寻觅了半天，进入雪山尖时，在一处嵯峨的石头旁，泥土戳着牙，我看见了一株雪莲花青白的身姿。它在风中左右战栗，像一堆圣洁的雪。雪莲花的根茎雪白如玉，内卷的叶如白色的锦缎，但裸露于外，包裹的花蕊却青青白白。它的周边没有一根草，也不见一丛灌木，可见所处位置相当苦寒，别的植物是无法生存的。现在，雪莲花在雪山越来越少，这是人执着破坏的结果。居住在这里的羌人对大自然的取舍十分节制，上次得儿哥撷取雪莲花时，也只剥了几片外叶，根还可生长、繁衍。

我才寻到几株，一路匍匐已累得我腰背酸痛，揉着被泥石硌红肿了的膝盖。得儿哥见我一脸倦容，也同意下山。下山途中我们又无意发现了一株，可能它不爱热闹，也不愿被人发现，悄悄藏在石砾下，在骤然而来的阳光中像一个铆钉钉在了时光的车轮上。我们小心地打开相互裹紧的叶子，花蕊如撒落的碎金，耀眼璀璨。

我把雪莲花托在手掌中，像托起了一条母牦牛的血液、骨骼、长筋。这一次，一碗雪莲花汤让母牦牛迅速恢复体力。巴贝说，看吧，母牦牛下奶了。得儿哥没有回应。这些母牦牛的奶是给牦牛崽的，和雪莲花一样珍贵。因为有了雪莲花，羌人才不会寂寞，雪山才更巍峨。

最后一次采摘是得知羌寨的一位孤寡老人病了，没有力气上山挖雪莲花，也没有钱买雪莲花。我和得儿哥决定帮助她，又一头钻进了雪山。在一个山谷上，一株雪莲花闪烁着绿光，仙气袅绕。得儿哥这次兴奋地用手机拍下了他和雪莲花的合照，平日里他不会这样的。

这时，我看见远处的牦牛裹在阳光余晖下与雪山、草地勾勒出了一幅极美的画面。我突然理解了雪山的高大和辽阔，理解了一株雪莲花对羌人的珍爱和慈祥。那天，羌族老人渴望的一株雪莲花实现了，我手上的泥土仿佛雪山的目光，变得光亮。

刹那间的真诚

文 / 王兆贵

网上看到一则短视频，画面的场景看上去是一个露天火车站，一个流浪的小男孩走进画面，他脚下的拖鞋破旧不堪，其中一只的鞋身同鞋底分开了。他只好捡起那只破烂的拖鞋，一颠一颠地走向街角，坐到石墩上修理。由于连结鞋身的洞眼开裂过大，捣鼓了老半天也无济于事。流浪男孩无奈之下抬头，正好有双锃亮的皮鞋从眼前闪过。

穿皮鞋的也是个男孩，全身打扮簇新，显然是个富家孩子，与父母一同等候火车。富家男孩很爱惜自己脚下这双新鞋，火车到了也不顾父母的一再催促，低着身子用纸巾不断擦拭。这双新鞋在洁白球袜的映衬下，显得又黑又亮。从流浪男孩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羡慕，又多么渴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双漂亮的皮鞋。

正当流浪男孩傻笑着憧憬之际，火车站的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富家男孩从休息的座椅上起身，紧跟父母上火车，由于人多拥挤，富家男孩的一只皮鞋被挤掉了，落在月台上。因为是个小站，人一上完，火车就缓缓启动了，流浪男孩愣了片刻，犹豫着向那只皮鞋走去，他小心地捧起那只皮鞋，珍爱地端详了一眼，摇了摇头，立马去追火车。

火车上，丢鞋的富家男孩也正因为这事着急，见有人赶来送鞋，就站在车门口，一手紧抱车门，一手探出接应。这时，火车开始加速，流浪男孩紧赶了几步，跌跌撞撞地努力了半天，还是没能把鞋子递到对方手上。眼见火车就要远去，流浪男孩只好拽紧鞋子，喘着粗气，用力向车门掷去，希望能在最后几秒钟内，将鞋子扔给车上的富家男孩，不料未能如愿，鞋子擦向车厢后弹了回来，又落在了月台上。就在流浪男孩顿足遗憾之际，只见车上那个富家男孩，毅然脱下脚上另一只鞋，向流浪男孩扔去。这时，镜头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扔皮鞋的男孩与捡皮鞋的男孩，同时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不停地挥手告别。

再心爱的皮鞋，也只有成双时才有意义。这样一来，先后落在月台上的皮鞋又凑成了一双。有网友看过这段视频后感慨：成全他人，就是在成全自己。这当然是理性的解读，其实，这只是刹那间的真诚，当时，那两个小男孩恐怕不会想这么深。这世上，穷也好，富也好，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是善意，最感人的善意则是那颗未被世故熏染的初心。

